

融入与逃离

——华裔美国作家伍绮诗的文化身份建构

张敏丽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

519087)

摘要:美国华裔作家伍绮诗于2014年6月发表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无声告白》(Everything I Never Told You)后,荣获当年亚马逊年度最佳图书、《纽约时报书评》年度百佳图书等大奖。2017年,新作《小小小小的火》(Little Fires Everywhere)问世后再次获得27项年度图书大奖。处女作《无声告白》以詹姆士和玛丽琳夫妇一家为主线,勾勒了20世纪6、70年代美籍华人在美国的境遇。《小小小小的火》则绕开了美籍华裔这个族群,转而关注美国中产阶级与边缘群体的关系。这一看似无心的主题的转变,似乎是作者有意为之。本文将就伍绮诗出版的两部小说为蓝本,分析美国华裔作家伍绮诗的华裔文化身份的认同和剥离是如何在小说的叙事当中体现,从而反映出这位华裔作家的身份建构特点。

关键词:美国华裔作家;伍绮诗;文化身份建构;《无声告白》;《小小小小的火》

美国华裔女作家伍绮诗2017年发表了自己第二部长篇小说《小小小小的火》,正如她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道,“新书的故事情节将和我的第一部小说完全不同,但两本书的主题之间绝对存在前后承接的关系”(繁星,A06-2)。美国华裔作家的文化身份认同一直以来受到学界的关注,作为21世纪新生代的美国华裔作家,与老一辈的美国华裔作家相比,伍绮诗在美籍华裔文学中有着继往开来的独特地位。《无声告白》第二章第一段中提到莉迪亚的母亲“最希望与众不同(stand out)”,而父亲詹姆士则“最想要融入人群(blend in)”(伍绮诗,26)。这反映了詹姆士作为华人移民二代希望被主流社会认可,获得美国人身份的期待以及玛丽琳作为一名白人女性,在当时妇女地位不高的社会环境之下希望能逃离自己终为人妻人母,丧失自我的命运藩篱。甚为巧合的是,伍绮诗先后写作的这两部小说也体现了作者想要融入主流文学和希望逃离自己华裔作家身份标签的期望。本文将就伍绮诗出版的两部小说为蓝本,分析美国华裔作家伍绮诗的华裔文化身份的认同和剥离是如何在小说的叙事当中体现,从而反映出这位华裔作家的身份建构特点。

一、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和美国华裔作家

关于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福柯、萨义德、霍米·巴巴等思想家均有探讨研究。郑海霞在《华裔身份的追索与建构——美国华裔文学流散叙事研究》一书中认为,文化身份是特有的属于某一特定的文化或某一具体民族的,是族内人生而有之的特点。文化身份隐含着民族本质特征,也意味着个体追求认同。文化身份有三个层面的意思:一是“主体性的自我反思”,二是“精神上的归属感”,三是“社会化的结果”。希望融入移居国的主流社会是华裔的普遍希望,而实际上却会受到来自主流社会方方面面的排斥。他们内心的民族情结和记

忆却又常常与新建立的文化身份发生冲突和不同程度的交融。乐黛云在《文化传递与文化形象》一书中探讨过关于文化身份的建立这一观点,认为个人努力设法确认身份以获得心理安全感,也努力设法维持、保护和巩固身份以维护和加强这种心理安全感,后者对于个性稳定与心灵健康来说,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332)。

郑海霞提出了美国华裔文学的概念,即出生于旅美华侨或美籍华人家庭,具有美国国籍,在美国接受教育,以英语为母语和主要创作语言的作家所创作的作品。这些作品“以华裔美国人和华人移民的社会生活为对象,蕴含华裔美国人独特精神和价值”。因此,作为美国华裔作家,在美国出生、拥有美国国籍、接受美国教育和以英语为母语和主要创作语言是四个必要条件。而伍绮诗正是符合了这些必要条件的美国华裔作家。张喜华认为,亚裔作家很多作品为了唤起主流社会的注意和认可,常常“借助家庭的代际关系、生活体验、文化意向和具有特色的语言来表达身份差异和身份需求”(165)。徐绛雪提出,美国华裔女作家身份认同经历了三个阶段:19世纪末至20世纪40年代自传式描述个人成长经历来在线和确认自我,20世纪中期关注两种文化夹缝中的困惑、无奈和挣扎,以及20世纪70年代至今试图消解文化对立、构建多元文化共存。这三个时期的代表作家分表是早期的水仙花和黄玉雪,中期的汤亭亭和谭恩以及近期的任碧莲和伍慧明等。虞建华认为族裔身份也即文化身份,是作家身份的一部分,但其结构复杂。他将目前国内文学界对族裔作家的划分归纳为“血统论”、“塑形论”、“认同论”和“表现论”四个类型,并认为这些分类不够科学。他提出作家族裔身份是为了便于评论、研究和文史撰写所需进行人为归类。族裔身份受到先天、后天、主体和外界等多方面影响。“身份建构的主导力量是主观意愿,是外部文化力量作用下自觉或不自觉产生的”(虞建华,196)。身份除了自我承载的意义,也产生于与他人建立的关系中,必然处于被凝视的压力和迎合的动力之下,因此具有表演性。“少数族裔作家由于身处文化边缘,更易于倾向身份的表演性塑造,在趋同主流文化和凸显族裔特征两者之间进行谋求平衡的表演”(197)。作家的表演性与演员的表演性并不一致。作家以作品为舞台,以情节、人物为对象,以自成一派的写作特点为手段进行文字上的表演。正如虞建华所说“不管是关于生活经历和认识的自传性表述,还是创意书写中素材选择、人物塑造和情节编排,都具有直接的或间接的身份建构功能(197)”。从客观的角度来看,美国华裔女作家身份认同已趋向多元化。从主观的角度来看,伍绮诗的两部小说正是体现了她自身的身份选择。

二、融入与逃离——伍绮诗的文化身份建构

伍绮诗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无声告白》确立了她美国华裔

女作家的身份，而《小小小小的火》则是她主动脱离“华裔标签”，投身多元文化，重塑身份的重要转折。

1. 《无声告白》——书写边缘、融入主流

在谈到族裔身份的杂糅本质时，虞建华指出，作家族裔身份的文化源头只在心理层面上激发一种归属感，这种感觉可能强烈、真实，也可能微弱、虚幻。“即便归属感强烈真实，其情感根基对于族裔作家而言，比如出生在美国的华裔作家，已经是一种异质文化。”（199）通过凸显自身族裔文化的异质性，他们再认可“养育文化”或弱化自身的边缘化。伍绮诗的文化身份构建恰好也遵循了这个规律。伍绮诗父母均为科学家，是香港移民第二代。她成长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和俄亥俄州，毕业于哈佛大学。值得一提的是，在出版《无声告白》前，她已写作多年，并发表过一些作品。但真正进入主流媒体的视线，是她写作的《无声告白》出版之后。这部小说大获好评，获得多项大奖，而伍绮诗也成功构建了自己美国华裔作家的身份。“族裔作家叙事性的身份表演更值得我们的关注，因为他们更依赖个人叙事，通过讲述有别于主流文化的他者的故事来建构身份。”（虞建华，197）小说中描绘的美籍华裔移民在美国的遭遇足以体现出他们的边缘地位。主人公詹姆士及其父母的职业、詹姆士和玛丽琳的婚姻以及詹姆士一家的社会关系体现了小说对于华裔边缘身份的书写以及作者伍绮诗华裔女作家身份的构建。

（1）职业

詹姆士及其父母的职业体现了他们边缘化的社会身份。詹姆士的父亲在爱荷华州一所寄宿学校里当勤杂工，而其母则在学校食堂里当厨娘。在那个年代的美国，这样的职业无疑只有边缘化的个人才会从事。詹姆士虽然是哈佛的博士，成绩也是最好的，但却没能被本校录用，而“最终收到了寒酸的米德伍德学院的聘书”（伍绮诗，51）。值得一提的是这所大学的地理位置——俄亥俄的一个小镇。据伍绮诗本人称，之所以选择小镇作为故事背景，是因为在大的城市，少数群体的被包容性更强。而在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小镇，混血家庭是极为少数的。因此，故事的发生也就顺理成章了。詹姆士虽然具备了一切可以入主流社会的必要条件，如名校毕业、高学历，但仍然被排斥在外。

（2）婚姻

詹姆士和玛丽琳的婚姻，不为主流社会所接受。虽然他为了融入娶了白人女性玛丽琳为妻，但他们的婚姻不但不被社会所接受（不合法），还不为玛丽琳的母亲接受（不合情）。小说中描述了另一对肤色不同的夫妇在混血婚姻的争取上，经历的百般挫折和阻挠：

就在几天前，数百英里之外的地方，另一对情侣也步入婚姻——一个白种男人和一个黑种女人，……。结婚不到四个月他们就在弗吉尼亚被捕了，执法者提醒他们，全能的上帝从未打算让白种人、黑种人、黄种人以及棕色人种通婚，不应该出现混血儿，也不应该丢掉种族自尊。他们为此抗争了四年。又过了四年，法庭才承认他们的婚姻。然而，要到许多年以后，他们的关系才得到周围的人的认可。不过有些人——比如玛丽琳的母亲这样的人，是永远不会接受这种事的。（伍绮诗，56）

以此类推，詹姆士和玛丽琳的婚姻，在当时的社会，也是不被认可的。

（3）社会关系

小说中不但詹姆士的父母没有朋友，詹姆士和自己的孩子也没有朋友。三代华裔家族一直处于社会边缘。玛丽琳与詹姆士结婚后，其母也断绝了与她的往来。詹姆士一家虽然有同事、同学和邻居，却从来没有可以交心的朋友。这样一家人，虽然在人群里，却像被一个真空玻璃罩隔离了。他们走不出自己的圈子，而外面的人，也不愿意走近他们。

作者从以上三个方面构建了小说中华裔在当时社会中的地位和境遇，栩栩如生地再现了他们孤独、彷徨、无助的心理状态。这些叙述，对于同为华裔的作者伍绮诗，恰似信手拈来。

“身份表演的驱动力是身份主体的主观意图，包括无意识的，也包括带功利色彩的策略性选择。所谓策略性选择，常常指迎合文化市场的运作和批评街的风向，让自己处于出版、评奖、推广的有利地位。”（虞建华，197）从这一角度来看，伍绮诗写作《无声告白》是为了凭借书写边缘人物来赢得主流社会的认可。而大获成功之后再次写作的《小小小小的火》则是她顺应客观社会的潮流和主观个体的发展所作出的另一抉择。

2. 《小小小小的火》——去标签化、逃离异质

与《无声告白》相比，《小小小小的火》从人物、主题、到情节的描写，都看似无心、实则有意地把“华裔”这个标签去除得一干二净。

（1）小说人物的去标签化

《小小小小的火》描述的是理查德森太太一家和米娅母女之间的故事。理查德森太太一家是典型的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米娅母女虽然也是边缘人物，但她们都不是华裔。小说中当然也有华裔角色，但几乎是为了平衡各个种族的配比而出现，比如理查德太太的女儿莱克西的好友，以及与米娅母女同租一幢房子的房客。这些角色几乎是背景设置中的一两个细节，如火花般稍纵即逝。

（2）小说主题的去标签化

《无声告白》的主题是华裔移民在美国社会的境遇以及家庭成员之间因为特殊的身份而引起的纷争和故事。《小小小小的火》的主题则回归到揭露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伪善和颂扬边缘人物米娅母女虽然贫穷却纯真和善的品质。

（3）小说情节的去标签化

《小小小小的火》描写了流浪艺术家米娅及其女儿因为租住市报记者理查德森太太的房子而结识了他们一家。通过米娅的女儿珀尔与理查德森太太的儿女们的交往，展现了理查德森太太一家作为中产阶级的家庭生活和社会关系。而米娅和珀尔的颠沛流离的日子则与理查德森一家安逸富足的生活形成鲜明对比。与《无声告白》描写华裔的生活相去甚远。

正如《小小小小的火》中文版封面印刷的一句话所说：“永远记得，你呼吸着的每一个瞬间，都应该去过你真正想要的生活。”伍绮诗的写作之路亦是如此。华裔的身份是她与生俱来的烙印，美国人的社会身份则是她所愿意接受的异质。但在一个如美国般以多元文化为特色的社会里，在主流文化力图保留异族特质的潮流中，以本族的文化为出发点，寻求自己在主流社会的地位是当代华裔作家的写作策略。而获得认可之

论苇岸散文《大地上的事情》中的生态意识

康洁

张悦

金雨佳

李英豪

吴昊

(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210037)

摘要: 苇岸的散文《大地上的事情》蕴含强烈的生态观, 凸显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关系。他的散文受到西方生态思想的影响, 以梭罗为典范, 推崇原始的生活态度, 追求与万物共荣辱的境界; 以布罗茨基散文样式为范例, 践行散文诗歌化写法, 实现生态化的写作观念; 以斯科特·斯洛维克等人为榜样, 推行独特的生态叙事创作视角, 形成了悲悯、简约、纯真的生态意识。

关键词: 苇岸; 《大地上的事情》; 生态意识

基金项目: 本文系南京林业大学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计划项目, 项目名称: 与万物共荣辱——苇岸生态散文研究, 项目号: 2018NFUSPITP440

苇岸, 1960年出生于北京昌平, 1990年5月病逝。他留在世间的文字不多, 却都是竭尽一生探索大地的结晶。本篇研究的是其散文集的同名散文《大地上的事情》。这篇散文描绘了大地上的生灵和土地上人们的生活, 勾勒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前工业化图景, 传递出对工业文明时期地球和生命的关注, 以及对生态环境受到污染的忧虑。文章内容广阔、思想深邃、意味隽永。对其进行研究, 不仅有助于体会苇岸与万物共荣辱的灵魂, 深化对生态化写作的认识, 还能启示现代人选取独特生态叙事角度进行创作, 有极强的生态价值。

后, 撕除标签, 重新树立身份, 向自己愿意接受的异质文化靠近, 转向多元的写作空间, 应是一种更开放、更具挑战的选择。

三、结论

如果说伍绮诗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无声告白》是她建立华裔作家身份而籍此跻身于美国主流作家圈的话, 那《小小小小的火》则是她有意识地摘去华裔作家的标签, 顺应社会的多元化发展以及自己内心追求的策略。 “当族裔作家采纳主流语言进行写作, 致使族裔语言与族裔文化身份发生断裂时, 作家的身份尤其凸显为被‘嬉戏’过程中变动不居的游移状态。……作家的族裔身份包含了文化继承的成分, 也包含追求和创造的成分; 身份认同的范围可以坚守, 可以扩大, 也可以转移。” (虞建华, 198) 陈艳玲将美国华裔文学中华裔的身份寻求分成三个阶段, 即“沉默的他者”、“为他者言说”和“非此非彼”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分表代表了“美国华裔文学的发端”、“美国华裔文化身份的探寻与构建”和“文化双重认同中美国华裔文化身份的重构”。伍绮诗的成长之路, 恰恰体现了双重文化认同中华裔美国作家的文化身份的建立与重构。随着美国社会多元文化的继续发展, 将会有更多华裔或少数族裔作家重构自己的文化身份, 朝着多元文化认同之路前行。

一、与万物荣辱与共的生命观

作为梭罗与托尔斯泰等人忠实的追随者, 苇岸用平易质朴的眼光追逐生活, 用感悟体会的心灵对待万物生命。他写《大地上的事情》, 会因营巢的蚂蚁而感到团结的力量、万物的奇迹; 会因秋天叶子的掉落而感到养育的恩情、别离的勇敢; 会因一只穿梭过骤雨雷电的麻雀而感到姿势的美丽、生命的倔强; 也会因鸟群逃不过捕网而感到人类的奸诈、生灵的苦痛……在这篇散文里没有中国文学中随处可见的意境、技艺、个人恩怨等等, 而是以最谦卑的姿态用真情描述的自然万物, 以及对生态环境遭遇的感同身受。在苇岸看来, 只要人们依然秉承着一颗永远年轻的、能够体验领悟生活并收获启迪的心灵, 就应当去大自然中多走一走。显然, 一个多世纪以前的梭罗提出的思想呼应着苇岸的想法: “再没有人能比自由地欣赏广阔的地平线的人更幸福的了。” 独身一人在无边无涯的世界里生活, 闲看长空万里、水天一色, 静思世事百态、生命趣味, 这是人类最奇妙的感受, 也是最畅意的乐事。苇岸和梭罗都旨在表明, 人要与自然同悲同喜、共生共灭, 要在自然界的广阔天地中亲身体验实践, 回归到自然中去探寻生命的意义。

《大地上的事情》传递出苇岸对一切生物悲悯的情怀, 与万物荣辱与共的生命观, 大卫·爱登堡自然生态纪录片中的“生态平等、万物共生”印证着苇岸的思想。即使被时代席卷其中, 他也希冀贯彻梭罗说的人生理念: 做一个特立独行的人,

参考文献:

- [1] 陈艳玲. 《从美国华裔文学的发展透视华裔文化身份的衍变》. 《作家杂志》, 2011年第11期, 36-37.
- [2] 繁星. 《伍绮诗跻身美国主流文坛的“80后”华裔作家》. 《新华书目报》, 2015年9月7日第A06版(访谈).
- [3] 乐黛云. 《文化传递与文化形象》.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年.
- [4] 伍绮诗. 《无声告白》(Everything I Never Told You).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5年7月第1版.
- [5] 伍绮诗. 《小小小小的火》(Little Fires Everywhere).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
- [6] 徐绛雪. 《美国华裔女作家身份认同的变迁》. 《浙江学刊》, 2010年04期, 90-94.
- [7] 虞建华. 《再议作家的族裔身份问题: 本质主义与自由选择》. 《文艺理论研究》, 2016年06期, 193-201.
- [8] 郑海霞. 《华裔身份的追索与建构——美国华裔文学流散叙事研究》.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5.
- [9] 张喜华. 《论汤亭亭的文化身份建构策略》. 《社会科学》, 2013年第5期, 164-175.

作者简介:

张敏丽, 女, 最高学历: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英美文学。